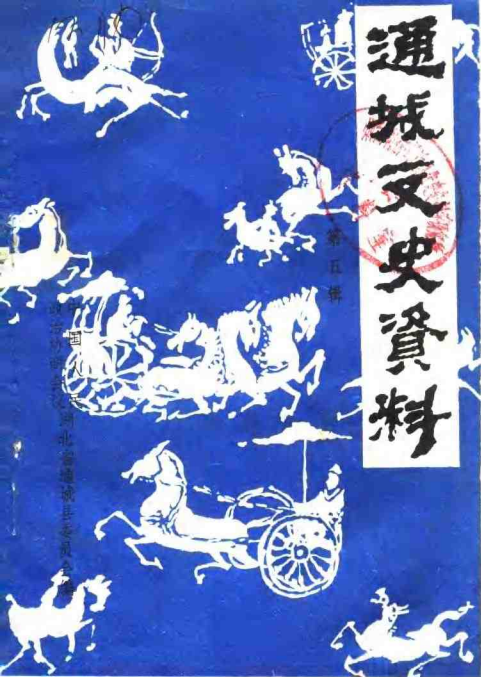


通城文史資料

第五輯

通城縣志編纂委員會



· Ht257/29 ·

通城文史资料

第五辑

作忠藏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城县委员会

主 审：徐敦义
责任编辑：孔鹏顺
封面设计：刘秋龙

通城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通城县委员会编

通城县印刷厂印刷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内部书刊资料准印证：鄂咸通图内第7号

通城文史资料 第五辑 目录

新 貌	文 教 卫 纵
通城文物琐谈.....李明成(83)	
「夜梦冠带」参加省会演前后.....闻广(78)	
通城一中第二课堂活动的主要成果.....周庆林(65)	
通城一中简况.....徐竹苞 罗建国(55)	
略谈我县乡、镇福利院创建与发展.....祝振铎(48)	
四十年来粮食仓储工作的发展和变迁.....孔宪尧(44)	
——记黄袍「三木」药场的发展.....朱伯豪(39)	
葱葱馨香醉人心.....	
几个柑桔基地创建的片断回忆.....廖东初(31)	
——忆黄龙林场的发展.....杜员保(23)	
喜看今日黄龙变「绿龙」.....	
通城猪资源的保存和开发利用.....姚亚玲 曾凡春(13)	
改一季中稻为早、晚连作的概况.....胡杏圃(1)	

改一季中稻为早、晚连作的概况

胡杏園

通城的粮食产量，从一九四九年的总产一亿零九百多斤，到一九八八年总产达三亿六千多万斤。这是由于诸多方面的改革和自然条件、生产条件的改善，以及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共同努力所得来的。从一九五〇年三月开始我一直从事农业工作，亲自参加了通城改一季中稻为早、晚连作的试验，现将我所知情况分述如下。

首次试种

按理说，通城改一季中稻为早、晚连作，是具有多方有利条件的。但在解放前，长期的封建统治，农民长年缺吃少穿，生产资料缺乏，加上文化水平低，保守思想严重，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封闭式的落后状态。一九五四年通城开始提倡改一季中稻为早、晚连作时，有的人认为是破坏了老祖宗留传下来的规矩，抵触情绪很大。说什么，“迟禾（中稻）改早禾，割谷养鸡婆”；“迟禾栽早禾，斗田收一箩”；“要得穷，早禾栽进垌”。你说平江、修水都能栽晚禾，他就说平江、修水是火地，通城是垌田多，水冷不发稞，通城要是能栽两季禾，祖宗十八代以前就搞了，还等你们这班：“毛猴”！几句话把人说得心都会凉半截。然而你不能说他完全没有道理，更不能扣个“保守”帽子就算解决问题的。

解放前及解放初期，通城是栽过早稻的，不过面积小，其目的是为解决一下青黄不接的渡荒口粮，或为了抢早卖点高价。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面貌，农业部门，为给县委当好参谋，当时，我们建设科（一九五六年才成立农业局）农业股的同志，通过调查自然条件，查阅有关资料，认为通城改一季中稻为早、晚连作是有条件的。首先，日照充足，光合潜力大。全县年平均日照时数为一千八百多小时，夏秋季光能特别充足。第二，热量丰富，年平均气温为 16.7°C ，全县积温低于 5000°C 以下的地区，只有大青、黄袍、黄龙、丁仙等部分边沿山区。无霜期有二百五十至二百六十天。第三，雨量多，水利资源丰富。气候一般冬暖夏热，春夏多雨。境内除有雩水、葛蒲、沙堆、铁柱四条大河外，还有山溪小港一百三十五条，给水稻提供了灌溉水源。第四，水田比重较大，劳力足。一九五三年查田定产时的耕地总面积是三十六万七千八百余亩，水田占百分之九十三强。是全省水田比重最大的县。可人多地少，一九五三年人平耕地只一亩七分九，农业劳平负担耕地只四亩八分四，低于全省水平。因此，（一九五四年我们就大胆地提出了改一季中稻为早、晚连作的试种设想（这个设想，虽当时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得到了县领导的重视与支持。

一九五四年五、六月份发生了特大洪水灾害，早、中稻大面积被毁，需要改种。六月上旬我在孝感地区召开的土产救灾会上，提出改种晚稻的补救措施，得到地区建设科领导的支持。回县后向县委及县建设科汇报时，又得到县委书记许占儒同志及建设科长孙鉴榜同志的重视，当时县委办公室召集了建设科长孙鉴榜及初级社试点工作组组长开会，共同

研究，确定重点在松柏、铁炉、同心、同意、新农、新建等六个试点初级农业社及阔田、关刀农场，进行试种，对互助组只作一般号召，采取自愿小面积试种。选择以上地方试种的原因：一是基础比较好，主要社干部大都是县农业劳动模范，如新建的苏克珍，新农的杜耀春，同心的胡均佛等同志都是县农业特等劳动模范，工作积极负责，具有改革精神；二是有县委驻社工作组的大力支持；三是集中连片便于指导，锦沙乡的松柏社有建设科胡杏圃、金光明驻社，并负责铁炉社、新农社、阔田农场的技术辅导，新建社五三年互助组时就是建设科的点，由县科长杨泽源及农场技术队李琼两同志负责技术辅导，同心、同意两社是县委书记许占儒同志的点，建设科科长孙一榜同志也经常去辅导。这年全县共试种了晚稻二百五十七亩，可单产只有一百二十三斤。这给推广大面积的早、晚连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农民对种晚稻的信心也不强了。我们认为种晚稻是我县有史以来的一项重大改革，便总结经验教训，从各方面找了一下这次试种单产不高的主要原因：

一、时间紧，思想发动不充分。选定上述地方试种，是在五月下旬及六月上旬遭受特大洪灾后才研究决定的，加上青秧季节紧迫，缺乏事先的宣传酝酿发动工作，单靠干部的热情和积极性进行工作，群众普遍反映没有搞过，怕无收，出力不讨好。有的老农，派他去干晚稻活他不愿干，都是让一伙青年社员去搞，所以质量达不到保证。

二、种子都是凭干部，群众找关系，从修水、平江、嘉鱼、孝感等地换来的，很不纯，既有连作晚稻的种子，又有早作晚稻的种子，还有撒谷，品种特性与生育季节长短不一

致，一坵田里，有的谷穗成熟低了头，有的还在抽穗，用群众的话来说：有的“睡觉”，有的“背枪”。

三、晚稻要求稀播壮秧，秧田面积要得多，晚稻大田生育期短，要求栽得密。这两项恰与我县老习惯相反，通城的老规矩是“四蔸禾一耙宽”。你搞 4×6 寸、 4×7 寸，群众抵触情绪大，说稀播是浪费秧田，密植只能牵狗去耘禾。因此没有达到上述要求。

四、小面积试种，浮尘子、飞虱集中为害，没有新农药，靠土办法打石灰，撒油，效果不佳，有的田块，田周一耙宽没有收成。

再 次 试 种

由于一九五四年试种，单产不高，有的互助组打了退堂鼓。在春季召开全县农业劳模大会时，县建设科特组织了松柏、铁炉、新农、同心、同意、新建六个农业社的劳模进行座谈，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继续小面积进行试种，当即得到了苏克珍、胡均佛、杜耀春、吴金华等同志的积极响应，并在会上初步确定了面积，制定了相应的措施：1、晚秧田的播量控制亩播两百斤左右，实行 4×5 、 4×6 寸适当密植，用事实诱导教育认识合理密植的增产潜力；2、要选择好田试种，不选排涝望天收的田块；3、早动手，每亩积土杂粪六十至八十担作底肥；4、固定专职农民技术员负责育秧、施肥、治虫、管水等工作。例如松柏社选的是吴协林同志当技术员，由于他积极钻研，后被保送到华中农学院去学习。5、建设科的原班人员不动，仍继续到原地驻社及负责分片进行辅导。

这一年面积虽然减少到只有一百零二亩，而单产比一九五四年每亩增了七十七斤。群众才开始相信晚稻大有增产潜力可挖。原来说怪话的人也开始相信了。例如松柏社社员吴亚卿开始说：“种晚稻是干部扮独怪，看能不能收一把养鸡食”？到了年终我们找他座谈时，他说：“晚稻真是一个怪，看起来只有一两尺高，割起来真不错，亩田有两百到三百多斤，比种红薯、荞麦强得多”。后来群众编了一个顺口溜：“晚稻要比别的强，丢掉杂粮换主粮；不怕老天来捣鬼，（指种秋红薯、荞麦要靠晴天整田、播种，而晚稻在雨天也能整田、插秧），产量要比薯、荞麦胜几倍”。当时荞麦亩产只有六十至七十斤，红薯亩产折稻谷也只有一百多斤。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早、晚连作面积由一九五七年的二万六千亩，发展到六万七千八百多亩。当时早、晚连作已经在全县推广了。但有的队还是犹豫不决。我记得有这样一回事：当时县委办公室搬到建设乡（现锦山乡）政府办公，县委副书记刘振杰同志要我到旭红三大队去办双季稻样板点，在研究规划时，由于三大队支部书记魏美玉当时思想有顾虑，面积多次落实不下去，县办介绍他去粮食局换早稻种子，他空着手回来了，他要去换“苏老早”栽中稻。后来召开支部及小队队长会，讨论栽一季中稻与栽双季稻，那个增产些？通过算帐对比，大家无话可讲了。五队队长老农习元细就说：“只要有肥料，我看栽双季稻增产潜力还是要大些。”刘振杰副书记问魏美玉要多少化肥？他答要两千斤，我讲要一万斤。刘书记当即答应给一万斤。其他干部听说有化肥，人人喜笑颜开，大队长钟显明、一队长钟华堂都说，还是多栽一点双季稻好。各队都报了面积，随即派社员去粮食

局换种子。全大队水田六百三十五亩，实插双季稻三百五十亩，占水田面积一半多，结果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一倍，两季亩产八百七十多斤，全年增产十多万斤，这个大队由后进队一跃为先进队被评为红旗大队。社员魏丙炎说：“今年双季稻谷压断田埂，粮满仓，人人都说感谢共产党”。广大社员初步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坚定了改革的信心。北港胜利大队支书胡先克讲：“通城人多田又少，一季中稻吃不饱。双季稻就是好，早谷交公粮，晚谷留口粮，人民生活大提高”。

但是，在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由于受浮夸风，瞎指挥的影响，也出现一些偏向，造成了一些失误。如一九五八年组织公社干部到崇阳参观学习：“深耕技术”，各区、社也搞“深耕样板”，个别地方挖地四、五尺深，引起了农民的反反对，随即得到了纠正。如密植，当时在有的地方认为越密越好，一九五九年三合管理区搞了一亩七的样板田，密植 1×2 寸，仅收谷三百斤，沙堆公社一坑密植试验田，由于肥料太多，密度过密，专人用竹棍子挑着通风，结果收割时尽是瘪谷。不过，这一搞，也从失败的事实中教育了干部、社员，认识到：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不增产，乱搞就减产。

一九五八年冬崇阳、通城合了县，一九五九年与一九六〇月通城片的早、晚连作面积一直保持六、七万多亩。一九六一年掀起了学习襄阳地区中稻——小麦两熟的经验，刚起步发展起来的早、晚连作的耕作制，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有被全部砍光的危险。说栽双季稻季节紧，天气热，人累死了，戏不好看，两季不如一季。有的人说一季中稻也可搞到

八百斤，与其搞二四得八，不如一八得八。崇阳县农业局多次开会，讨论改稻、麦两熟的问题。当时农业局形成两派，崇阳干部主张改稻、麦两熟制，通城干部则主张继续走早、晚连作两熟制，统一不了思想。我开始一言不发，后来在副局长杜毓祥同志的劝导下，硬要我谈一点看法，我方说：

“崇阳片田多劳力少，耕作粗放，改稻、麦两熟，我虽有意愿，但通城片是劳力多田少，有精耕细作的习惯，对早、晚连作已初步尝到甜头，如果不继续搞早、晚连作，恐怕群众将要饿饭的。”杜毓祥向县委汇报后，农业书记黄国诚同志亲自到北港庄前胜利大队进行调查，组织干群座谈。党支部书记胡先克同志说：“如果县委硬要胜利不栽晚稻，除县委打保票供应口粮，不让社员饿饭，我们就不栽。要知道我们胜利大队早、中稻收的粮食，完成全年粮食任务外，只有五个月的口粮，还有半年多的口粮要靠晚稻。”黄国诚同志听了群众的意见，后来说：“通城片搞稻、麦两熟，不能勉强，要靠自觉自愿”。但搞稻、麦两熟的风并未刹下来，崇阳县委对改稻、麦两熟，下了最大的决心，大造声势，派大批干部在白霓桥、大沙坪、沙堆等区，搞大面积小麦样板片，组织县、区、公社、大小队干部参观学习。群众说：“参观小麦样板片，路上行人不断线，号令一响，到处冒烟（指烧大土）”。结果通城片一九六一、一九六二两年的晚稻面积，减少到只有三万多亩，粮食连年减少。崇通分县后，通城的早、晚连作面积，到一九六三年才恢复到七万多亩，粮食总产量比最高的一九五八年增产一千二百多万斤，扭转了连续四年粮食减产的被动局面。总之，这一阶段是初步探索的阶段，所走过的道路是极其坎坷曲折的。

大 步 前 进

一九六四年在一九六三年粮食大丰收的鼓舞下，大大调动了干群的积极性，大面积发展早、晚连作，成为广大社员的要求。三月下旬正当早稻浸种、育秧季节，县委书记李仲秋同志亲自率领县委办公室一班人马，到各区深入社队检查督促，要求下足早稻种子和育好秧，为大发展打好基础。这一年早、晚连作面积，一跃发展到十七万一千九百余亩，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十万多亩，占水田百分之五十七。晚稻总产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二千二百八十三万斤。一九六五年继续发展为十八万九千三百多亩，占水田百分之六十四。但事物的发展，总是曲折的，光有面积，不抓好品种也不能增产。当时晚稻品种都是晚籼，如监利晚、新农一号、红米冬粘等，其特性不耐低温而又迟熟。而那年恰恰遇上八、九月份长期低温，连阴雨，影响了晚稻的正常抽穗、扬花、灌浆，造成空秕率高，产量低，最后亩产仅九十来斤，给粮食生产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经过这一失败，教育了社员，知道了晚籼的劣势，从而开始转向，争着要晚粳种子，逐步实现了早籼晚粳的配套。

对于晚粳的推广，农业局从六十年代初，就引进过晚粳农垦五八等品种，但为什么老是推不开？当时农业局就有两派：晚籼派说，群众普遍反映，粳稻不好搭，群众说：“农垦五八，气死鸡、哽死鸭，搭了八十八，眼睛被搭瞎”。说只有打些铁梳子去梳。再说，需肥多，叶色深，易遭病虫害；不胀饭，留口粮社员不愿要；草硬牛不吃。而晚籼好脱粒，省工，需肥少，叶色淡，病虫害少，草软牛爱吃，正适

合当前肥料少，技术水平低的现实情况，晚粳派则说，从目前的低水平上看，晚粳是受群众欢迎的，但是从长远发展的观点来看，晚粳有它致命的弱点，主要是不耐低温，我县九月份晚稻抽穗时，常有些寒露风与低温出现，人们提心吊胆，生怕遇上低温，轻则减产，重则抽不出穗来而无收。再是晚粳不耐肥，秆软易倒伏，创高产难，尤其是易落粒，损失浪费大，丰产不能丰收。形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之势。实事求是的说，人们所谓晚粳的弱点，其实正是它创高产的优点。例如需肥多，秆硬不倒伏，叶色深到割谷时仍能保持叶青籽黄，不落粒，谷粒饱满千粒重大，这些都是它创高产的内在要求。特别是能耐低温是稳产的保证，至于脱粒难，后来用上打谷机，问题就解决了。一九六五年农业局魏文正同志在北港胜利三队栽了二十多亩农垦五八，最高亩产达八百多斤，袁明立同志在县农科所栽十多亩农垦五八，亩产三百到四百多斤，我在先锋大队十队，栽了三个品种的晚粳二十多亩，亩产四百多斤，并在一坵田内栽有三个梗稻三个籼稻的品种对比试验，在同样遭受寒露风，阴雨低温袭击，晚粳全部丰收了，晚粳监利晚、白米晚亩产100斤左右，有一个新品种未抽出来全部无收喂了牛。这个队在六四年增产的基础上，仍增产两万斤，割一万多斤晚粳种子，全部换出去了，队长皮阳春同志因灾害夺丰收，被评为县特等农业劳动模范。通过铁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的干部群众。例如阔田一大队支书郑什宝同志讲：“农垦五八就是不错，谷粒饱满胀破壳。饭好吃出米多，碰上寒潮低温籼稻无收它稳当”。后来他一直是大面积栽晚粳，大量繁殖梗稻种子，供应县内外，连年被评为劳动模范和红旗手。

向高产稳产进军

晚稻面积一九七三年以后，一直稳定在二十一至二十二万亩左右，面积上去了，摆在全县人民面前的艰巨任务，是如何达到高产稳产和平衡增产。当时的情况是，早稻单产大大高于晚稻，晚稻单产仅早稻的一半，而提高晚稻单产，正是增加粮食产量的潜力所在，要实现晚稻赶超早稻的目标，关键在于杂交水稻的推广，实现水稻生产上的又一次绿色革命。

通城种杂交水稻是一九七五年开始试种。是年夏，县农科所、建设（今锦山）公社阔田大队四生产队大田示范种了几丘杂交水稻，穗大粒多，全县还有二十三个杂交水稻示范单位，面积三百余亩，有当一季中稻栽的，有当晚稻栽的，单产都在六百多斤以上。一九七五年九月，派袁明立、郑述保、王斌、李亚武、吴忠祥等，组织了二百三十人的繁育种队赴海南岛搞繁殖和制种。一九七七年杂交水稻面积发展到二万亩，单产都在六百斤左右。

由于杂交水稻显示出了它的优势，一九七八年全县发展到八万七千亩。这一年发展得快，面积也大，但由于种植技术没有跟上，遭受了失败，将优势变成了劣势。如杂交制种是较严格的，我们由于遍地开花搞制种，隔离条件差，造成种子严重不纯。再如过分强调其杂交优势，大肆宣传“一根秧，一斤种、一千斤”。结果由于基本苗数量不足，而造成减产。加之杂交水稻中有的组合因扬花不耐高温和苗期易感青矮、黄矮病，碰巧一九七八年九月上旬持续高温，致使有的空壳率达百分之三十以上。故此，一九七九年杂交种植面积

陡然下降。直到一九八三年在总结了前几年制种失败原因的基础上，县农业局组织了一支以技术骨干为主的专业队伍搞制种，在石南漂龙大队制种四百亩，平均单产一百五十斤，到一九八五年制种单产突破三万斤，杂交水稻制种的过关，为发展水稻生产打下了基础。一九八八年杂交晚稻面积达十五万多亩，占晚稻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晚稻单产从一九八三年起连续四年达六百斤以上，基本赶上了早稻。一九八七与一九八八两年晚稻单产再上新台阶，达七百多斤。

这一阶段，通城改一季中稻为早、晚连作使粮食生产能够跨大步的前进，除了以上所述的技术的革新以外，还有两个方面不容忽视的：

第一，大办水利建设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水稻是靠水的，而早、晚稻连作的水源仅仅依靠过去的塘堰，如果遇上特大旱灾连旱，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通城的水稻改革其所以成功，与从一九五七年开始兴修了东冲、左港、阁壁、百丈潭、云溪等中、小型水库，和与之相配套所建的三百余条大小渠道，使全县形成了云溪、百丈潭、左港、东冲四大灌溉网紧密相关的，使全县有效灌溉面积占水田的百分之八十多。

第二，扩大了绿肥面积。所谓“长嘴的要吃，长根的要肥”。一九六三年以前全县绿肥面积只有四到五万亩，而九岭区是个绿肥空白区，当时缺肥与发展早、晚连作的矛盾非常严重，影响早稻单产上不去，早稻亩产老是徘徊在三百多斤。从一九六三年起，农业局把九岭区作为发展绿肥的突破口，派人送草子种、磷肥到双马公社的九岭、双马大队，新生公社的茶园、三步桥等地，进行多点试种示范。一九六四

年在九岭区委书记葛德望同志的大力支持与重视下，农业局派员参加，召开了全区小队干部以上的动员大会与学习班，从而在全区推广开了，一九六四年全县冬播发展到十二万多亩，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一倍多。到七十年代初，全县发展二十一万多亩，占水田的七十八点八，基本上实现一亩连作稻一亩绿肥。同时推广了草子施磷，鲜草产量得到了提高，由原来亩产鲜草二、三千斤提高到四、五千斤，培肥了土壤，早稻单产提高到四百至五百多斤。

总之，改革一季中稻为早、晚连作，虽历尽了艰难险阻，却取得显著的效益，对促进我县粮食增产起了决定性作用。